

手电筒：磁铁偷光

日头下去了，碰上没有月亮的夜晚，村子里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家家关门闭户，只有煤油灯点亮一小圈淡黄的光晕。不少人家连灯罩也没有，过年时配的灯罩早就打碎了，灯头上的马口也得敲掉，不然，灯芯上的火焰一跳一跳，照不了亮。

夜里外出，只有靠手电筒。手电筒大多是金属外壳，有的头部加大，有的身子加长，可以放三节甚至四节干电池，也有塑料外壳的，里面用铜片连接线路。

走夜路经过村路、水塘、田埂，都要靠手电筒的光指引前进。大多是熟路，为了省电，大人常常将手指按在电筒开关上，一按，一松，光就一明一灭，据说这样可以省下一半电量。小孩子跟在后面，眼睛猛地一亮，又猛可里一黑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走得十分艰难。

刚买的电池，电量充足，光线雪亮，一道光柱照在稻田上、树枝上，稻穗、树叶都闪闪发亮。用久了，光线昏黄散淡，松松地附在路边，有时连水塘和灰白的土路都分不清，有人因此一脚走进塘里，慌乱中摔了手电筒，湿漉漉爬上来，去稻田里找那只发出微弱光线的电筒，气得大骂：这就是鬼火，鬼火。

一节电池五毛六分，抵得上一碗肉。电池实在不能用了，还可以放收音机里。收音机耗电少，手电筒用旧的电池，收音机接过来，还能高门大嗓讲话、唱歌。

哪一天收音机声音也哑了，就一定要抽掉电池，不然会破皮、溃烂、流汤，蚀坏收音机的线路。

电池如此难得，我用大白天的很多时间去研究如何免费照明，好度过漫漫长夜。如果有更好的照明方式，无尽的长夜也就成了白天，这是多了不起的事。

我十多岁有幸得到一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其中讲到电磁现象，电可以转化为磁，磁也可以转化为电。

磁铁是我八岁时能得到的最神奇的玩具。哪里有？只有一个地方。每家每户挂在大门后面的有线广播，这是一个扩音器，我的小学课本上有一首诗歌，写的就是这种舌簧喇叭：“小喇叭，声音大，喜讯传遍万人家，山也唱来水也唱……”后面一句押韵顺嘴的，却怎么也想不到，遍查文献亦不得。

扩音器背面有一块圆柱体磁铁，一个线圈。一家只有一个，上面按户发放，不得损毁。得到那块圆囫的磁铁太难了，再调皮的孩子也不敢去拆毁喇叭，正如诗歌吟咏的，整个国家的一切喜讯，都要靠喇叭传到千家万户。

我曾经从别的小伙伴那里获得过一块绿豆大小的磁铁，用了五个嘴角红红的桃子。桃子是我家门口桃树结的。

小姑有一天居然带给我一块完整的磁铁，一望可知，就是喇叭后面的那一块。

我惊喜莫名，偷偷瞄了一眼大门后面的喇叭。小姑说，放心玩，这是我捡的，就在东方红生产队两口水塘中间那条塘坝上。

那条塘坝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。那块磁铁我玩了两年多。从门口滴水沟里吸的铁砂已有一大捧，还有螺丝，残破的铁片、小铁块。我挥舞磁铁，几十、几百粒铁砂瞬间起舞，各种小铁器也不辞劳苦，从各个方向，靠拢过来。

自从我知道电和磁能互相转化，吸铁砂这种游戏就显得无足轻重了。我要用磁铁点亮夜晚，很多睡不着的夜晚，就有了光。

找一根铁钉，缠上电线，将电线两端接上电池，铁钉临时就变成了一块磁铁。这个实验我很快完成了。通电，铁钉就能吸起铁砂，断电，铁砂就从钉头掉下来。我觉得自己就是魔术师。

接下来，我要将磁变成电。

我缠了很多线圈，却找不到一个环形或者U形的磁铁，我无法手工制作电刷和换向器，这些精密的东西不是仅靠我的手指就能做出来的。将线圈放在磁场里转动就会产生电流，这已不是神秘的事，但如何将它变为现实，还是困扰了我很久。

古人似乎也被夜晚的黑暗困扰，为了对抗茫茫黑夜，车胤囊萤，孙康映雪。教我读书的表哥说，在月下用一盆水反射月光能增强亮度，可以看书。

其实充分利用白天的光亮，就可以看书写作业。我常常在白天冥思苦想，浪费了许多太阳充沛照射的时光。我在夜晚也瞪着眼睛构思我的手摇发电机，想象它能带来持久的无需其他能源支持的光明。

直到一两年后，我真的在百货大楼看到了一款不用电池的手握式电筒。

利用曲柄联动的原理，按压手柄，带动齿轮，线圈在环形磁铁里快速旋转，磁变成电，点亮了小电珠，手电就发出淡黄的光来。

遗憾的是，齿轮是塑料做的，声响很大，按压用力很难均衡，光线忽明忽暗，一手按压手电，一手写字，太辛苦，看书也十分费劲。

吸引我买下它的唯一动机是它不用再买电池，不用再花钱。手握就能解决的事，费力比费钱划算。

我几乎还没来得及用它看完一页书，塑料齿轮就崩掉了，整个动力系统瞬间瘫痪。这个不用电池的按压式手电，花了四块五毛钱，是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。

冯渊，望江人。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教研员，正高级教师，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。2022年起，在《文汇报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上海文学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美文》《飞天》等报刊发表作品近二十万字。

◆人间小景

乡魂

一进龙潭古寨，就见他满面汗水迎上来，脸上漾起一道道皱纹，手里拿着小喇叭，用太湖普通话给我们当起了龙潭古寨的导游。

他如数家珍介绍着龙潭寨，声音高亢激昂，说起胡氏老宅，满满的自豪感。我以为他是胡氏传人，他说他姓斯，斯氏是龙潭寨最早的居民。我问，这里的斯氏与胡氏，过去谁的家族兴旺些？他毫不犹豫地，当然是胡氏，然后滔滔不绝地说起胡氏的繁盛，发自内心的引以为荣。当我们合影时，发现他已不见了。

晚上，在戏台上又看见了他，一人扮三个角色，宰相、家丁、衙役，皆惟妙惟肖。而戏班是岳西蒲镇镇的，村人说，村里每次唱戏都是他联系的，他不仅会唱戏，大鼓书也说得好。我夸赞：民间艺人！那人笑了，说那是咱龙潭寨的村书记呢！另一位老人说，斯书记人好，斯家人都好。当初正因有斯姓的包容，才有胡姓的安家落户，才有了村寨的繁盛。看着台前台后忙活的斯书记，脑中闪出一个词——乡贤。

第二天，我们就到了汤泉乡乡贤馆，被那些乡贤深深吸引了：雷天铎，其父明末战乱时被掳入湖北，常告诫天铎“太湖祖墓未扫，族性未亲”。十二岁的天铎遍书“太湖人”于书房，刻苦自励，考取进士。后回太湖，修宗谱葺家庙，深受后人敬仰；

胡尚多，“周全济困不少吝，修桥补路虽费不辍，治家训子皆有法度”，龙潭寨的五福桥，就是他召集五个儿子修筑的；殷先拔，曾任李鸿章家塾师，其子殷赉臣，光绪年间举人，任过内阁中书、湖北督军公署军法官、太湖县财委会委员长……

玻璃橱窗展示的一封联名信吸引了我，那是乡民们自发成立自卫队的乡约。透过一个个笔迹庄严的签名，仿佛看到一张张烛火映照下凝重坚毅的脸，他们为捍卫家园同仇敌忾。

古往今来，有多少这般的处所，族人或耕读传家，力田孝悌；或勤学苦读，成为国之栋梁；或著书立说，声名远扬；或悬壶济世，救死扶伤；或从戎杀敌，为国捐躯……这些具备了精神气息的人们，彼此时空睽违，却有着一种相通的东西，因而得以世代传承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

冯渊 汤青 摄

冯渊 汤青 摄

◆信笔扬尘

长寿山

吴传兵

台，整个植物园欢欣鼓舞，整个长寿山笑逐颜开。

从相互依赖的角度出发，唯一的支点为情所系、为爱所系。并非所有的边界必须清晰。山与园，雨与水，人与山，人与人，都在支点上荡气回肠。

爱与被爱，难以厘清，无须佐证。支出与补给，循环往复，以至无穷。这就是长寿山的基因密码。

这就是长寿山的基因密码。

这是一座山。古旧的栈道和古老的树木完好如初。树木葱茏参天，栈道如腰带束紧长寿山。

天宇浩荡，长寿山的深谷和断崖持续惊悚。无尽的绿芜，纠缠，撕扯，扭动。所有的踪迹尚未留痕，就已经成为历史，百岁老人也遽论见证。

长寿山，不是空名。岁月迢遥，一代代长寿山人，结绳抵达巅峰。

急流飞奔，溪水潺潺，溪流在长寿山中相恋相爱，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相拥向前。

这是一座山。古旧的栈道和古老的树木完好如初。树木葱茏参天，栈道如腰带束紧长寿山。

无穷的枝叶难以自持，伸出欢乐的翅膀，诗意般煽动着长寿山蝶舞依依的舞

胡尚多，“周全济困不少吝，修桥补路虽费不辍，治家训子皆有法度”，龙潭寨的五福桥，就是他召集五个儿子修筑的；殷先拔，曾任李鸿章家塾师，其子殷赉臣，光绪年间举人，任过内阁中书、湖北督军公署军法官、太湖县财委会委员长……

玻璃橱窗展示的一封联名信吸引了我，那是乡民们自发成立自卫队的乡约。透过一个个笔迹庄严的签名，仿佛看到一张张烛火映照下凝重坚毅的脸，他们为捍卫家园同仇敌忾。

古往今来，有多少这般的处所，族人或耕读传家，力田孝悌；或勤学苦读，成为国之栋梁；或著书立说，声名远扬；或悬壶济世，救死扶伤；或从戎杀敌，为国捐躯……这些具备了精神气息的人们，彼此时空睽违，却有着一种相通的东西，因而得以世代传承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玻璃窗中还展出了一整套的科举试卷，这是乡干部殷文闯提供的。其曾祖父是秀才，祖父是塾师，试卷到他已传承四代了。没有特殊保护措施普通人家，历经四代，如何防虫防霉？特殊年代里，老百姓眼里值钱的金银首饰、檀木家具都被毁了，这些“封建瘤毒”却保存了下来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见识、冒多大的风险啊！殷文闯说，应该归于读书人对历史文化的钟情吧。

河水缓缓流淌，村庄的文脉也像这河水缓缓流淌。许多的人和事都已消亡散佚，唯有祖先的家训和家乡的文脉，像粗壮有力的老树根，深深地扎进乡人的血脉里。

殷响东是金鹰村蔡家畝殷氏后人，原村书记。老书记详尽地介绍蔡家畝的一砖一石、一房一瓦。他说，经村两委不懈努力，蔡家畝先后被定为县保、省保，“全国首批传统古村落”等。

殷书记还带我们参观了金鹰村村史馆、殷粹和爱国教育纪念馆，里面的每一张照片，都凝聚了他的心血。当我问起“赛诗会”，他说，这是金鹰村的老传统，村里老人小孩都会作诗，每年举办赛诗会，不用问会不会，只问来不来。为发扬大赛诗会，他建立了金鹰村诗词书画学会，成功申创了“安徽省先进诗教之乡”。我夸他是当代乡贤，他摆摆手，动情地说：“蔡家畝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只想尽微薄之力来保护她、改变她、传承她，我认为保护和发展了家乡就是保护了根，传承了家乡文化就是留住了家乡的魂……”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

临别时，抬头望向蔡家畝那棵巨大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：一颗种子的落地，是一次生命的偶然，但土壤的肥沃、气候环境的适宜，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，根系发达，构成了一种必然。